

美发生今年第50起校园枪击案 一中学生开枪打死打伤5名同学

一周前,他还是返校日活动中的“王子”;一周后,他打死打伤5名同学,包括两名亲戚。25日发生的华盛顿州马里斯维尔·皮尔查克中学血案是今年至少第50起校园枪击事件。主张控枪的人士说,枪支暴力在美国已成“家常便饭”和“流行病”。



行凶者为15岁的杰林·弗里博格(后排圈内)。

从“王子”到杀手

当地时间25日大约10时45分,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以北的马里斯维尔·皮尔查克中学餐厅传出枪声。一名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后自杀身亡。警方确认,除行凶者死亡外,一名学生中弹遇难,4名学生受伤,其中3人头部中弹,伤情危重。媒体和同校学生披露,行凶者为15岁的杰林·弗里博格。同学和亲属说,受伤男学生分别为弗里博格的堂兄弟和表兄弟,两名女学生也是弗里博格的朋友。

在同学和熟人眼里,弗里博格人缘好,喜欢体育运动,性格开朗,因而对他开枪行凶感到不可思议。一周前,学校举行返校日活动时,弗里博格还被选为“王子”。学生卢顿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事发前一天弗里博格还在橄榄球场上练习,看上去“一切正常……精神愉快”。

动机或为感情受挫

不过,弗里博格过去数月乃至行凶前一天在社交网站上留言,显露出愤懑和沮丧情绪。一名学校官员和一名受伤女学生的朋友说,弗里博格近来追求一名女生,但是遭拒绝,对方看上了他的堂兄弟或表兄弟,于是爆发“围绕女儿的争斗”。

法新社报道,他8月在微博客网站“推特”个人账户一条微博中写道:“你不会喜欢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一个月后,他写道:“你难道忘了她是我的

女朋友?她把一切都告诉了我。现在,我……恨你。你不再是我的兄弟。”

警方仍在调查弗里博格的确切行凶动机。他们在现场找到一支“贝雷塔”式10毫米口径手枪,据信为凶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执法部门人员的话报道,枪由弗里博格的父亲购入。

枪击案成“流行病”

“一个孩子周五遭杀害了,原因是这个孩子去学校上学了,”美国作家、前任总统比尔·克林顿的政策顾问埃里克·刘这样评论马里斯维尔·皮尔查克中学枪击案。

虽然强化枪支管控的呼声近年来在美国未曾停歇,枪支暴力仍屡见不鲜。2012年12月14日,一名枪手在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射杀26名师生,震惊美国,严控枪支呼声再次高涨,校园枪击血案阴影却未消散。支持严控枪支的组织“平安城镇”统计,桑迪胡克小学血案后,美国又发生87起校园枪击事件,其中今年就发生50起。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是文明国度吗?”埃里克·刘说,在一个文明国度,每年超过3万人死于枪下,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不得不为校园枪击做应急预案,声称对抗枪支暴力的最好方法是让更多人更容易获得更多枪,这些都不正常。

他说,枪支暴力在美国校园乃至社会“实际上已经司空见惯”,成为经年不息的“流行病”,这是“悲剧”。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墨索里尼地堡向公众开放

意大利法西斯魁首贝尼托·墨索里尼建在首都罗马的一座地下防空掩体25日迎来首批参观者。这座地堡由一栋别墅的酒窖改造而成,供墨索里尼和家人避难。

由酒窖改造而成

地堡所在的托洛尼亚别墅始建于19世纪,先前属于一个贵族家庭,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统治后将其据为己有。1940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次年,墨索里尼紧急把别墅的酒窖改造成防空地堡。

地堡大门由双层钢板制成,可完全密封。地堡内安有一个铁质梯子,用于紧急逃生;有空气净化装置,以防毒气袭击。空气净化器已经生锈,上有标签,用罗马数字写着“1940年11月”。法新社报道,这符合墨索里尼的口味,他喜欢使用罗马数字,以此唤起古罗马帝国的荣光,“激励”自己。

月底正式开放

地堡定于本月31日正式开放,参观时间为每周末。参观者还可同时游览位于别墅正下方、建成时间稍晚的另一座地堡。墨索里尼用钢筋混凝土把别墅的地下厨房区域加固成防空洞。这座地堡建成前,墨索里尼和家人听到防空警报响起后,需要跑过大片草坪和花园,才能到达位于酒窖的第一座地堡。

第二座地堡1942年开始修建并进行扩建和加固。考古学家朱塞佩·格拉纳塔说,墨索里尼曾不无遗憾地写道,这座地堡工期延误,而且成本超出预算。

如今,这座墨索里尼曾经居住的花园别墅已经改建为长满灌木和棕榈树的公园。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像男人一样战斗 揭秘库尔德女子兵团

叙利亚边境城市艾因阿拉伯(又称科巴尼)已经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围攻1个多月。坚守力量中,一支库尔德“女子兵团”规模日益扩大,逐渐为外界所知。库尔德武装官员说,这支“女子兵团”如今已经有1万多“战士”,在抵御“伊斯兰国”武装的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女性发挥重要作用

艾因阿拉伯居民阿夫欣·科巴尼现年28岁,一年多前还是一名教师。在“伊斯兰国”攻势持续、家乡面临威胁时,她果断弃笔从戎,加入家乡保卫战。

“我因此(抗击‘伊斯兰国’武装)失去了不少朋友,我决定加入战斗,”科巴尼告诉法新社记者,“这是我们的土地……如果我们不保卫它,谁会来保卫它?”

库尔德武装高级指挥官纳赛尔·哈吉·曼苏尔说,今年4月,库尔德武装决定成立一支由女性组成的武装部队,到现在规模已经超过1万人,在对抗“伊斯兰国”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数月战斗磨炼,科巴尼已经成为艾因阿拉伯一支武装分队的指挥官,统筹领导下属男性和女性战斗人员。

“我们和男人一样,没有什么不同,”科巴尼说,“我们(女性)可以胜任任何工作,包括武装行动。”

曼苏尔披露,本月早些时候,一名女战士在艾因阿拉伯郊外一处高地掩护同伴撤退时竭尽全力阻止极端武装,最后引爆身上炸弹与10名武装人员同归于尽。

极端武装的“精神噩梦”?

库尔德女子内斯林·阿卜迪现年20岁,是一名医学院学生,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本可以过稳定快乐的日子,却因为“伊斯兰国”威胁而毅然决定加入“女子兵团”。

英国《每日邮报》援引阿卜迪的话报道,每名女战士都清楚,现在的每一天“都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天”,“她们都知道如果被‘伊斯兰国’武装抓到会发生什么。对一名女性来说,这意味着强奸,然后被砍头”。

阿卜迪说,自己平时随身携带一支自动步枪,如果遭遇极端武装人员,“我要么会杀死他,要么打死我自己”。

在阿卜迪看来,“女子兵团”在抗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意义重大,因为他们非常看不起女性,如果败给女性对手或者死于女性之手,他们的精神世界将被摧毁。

阿卜迪说,为了达到这一效果,“女子兵团”在较近距离的冲突中经常会用女性特有的声调高吼一回,让极端武装了解到女性的存在。

“在他们(极端武装)的文化中,女性就是奴隶,他们视女性为物品,其生命毫无价值,”阿卜迪说,“对‘伊斯兰国’来说,被女人打死意味着无法进入天堂,我们要激烈反抗,让他们知道他们将被女性打死。”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一名库尔德女战士。